



訪法源寺

行雲

到北京去玩的人都早給紫禁城、北海、長城、頤和園、香山等名勝古跡吸引住了，大概沒有幾個會去寺廟裏看看的。假如曾經在京城住上一陣子，對老北京更不用說了，北京的寺院是一塊頗耐人尋味的好去處。誠如老北京的侯榕生女士在她的文章裏透露，回北京故居，除了尋訪舊日親朋戚友和喝豆汁兒，還要看看少時遊耍的寺廟。過去北京有大小廟宇數百間，目前只有屈指可數的幾間，不必多說，的確使人吃一驚。當面臨依稀還可湧上心頭的山門，但對四週環境却無從辨認，難怪叫老北京感到些苦澀的味兒。

去年偕孩子到北京，有些佛寺已經對外開放，法源寺是古老廟宇，很想去看一下，雖然會在北京住上一年，但還沒有因緣去過。在城內來說，此寺是歷史最悠久的名刹。唐太宗爲了紀念東征陣亡的將士令立寺廟，但直到武后通天元年才建成。遼代遭逢幽州大地震，塔倒殿頽，經過大修成爲今日規模。明代改稱崇福寺。清雍正令重修定爲律宗寺廟，主持傳戒事，因賜名法源寺，千多年，雖然屢壞屢修，唐代建築的架構大抵還是風采依然的吧。固然，進寺禮佛也是其中的心願。

由於出租車司機也不知道法源寺在那裏，還要我講了大概的地理環境。旅遊地圖上僅得一個點和名稱，也許舊日法源寺的四圍不小。實際上，我能夠辨東西南北也不過從一些北京地方誌之類古籍看來的，如「帝京景物略」、「日下舊聞考」等，故所知有限。老北京侯榕生女士隔了三十年到北京尋法源寺也給栽了個筋斗，我們跟她的遭遇差不多，故把她的記錄轉抄過來：「……現在，此寺尚存，不過，華僑大廈的年輕司機並不知道，對他來說，外國

的教堂與本國的寺廟沒有什麼分別，一下子把我拉到伊斯蘭教的教堂，此教堂並非牛街的清真寺，圓麵包頂帶尖的教堂，很像土耳其回教堂的建築，問路旁看熱鬧的學童，不知道，問到一位老大娘，說是你們找廟啊，就在胡同裏頭，原來就在伊斯蘭教堂的後街，夾雜於衆多民房之中，若非那道暗紅山牆，又怎知陋巷之中，暗藏古寺？」侯女士的描寫深存忠厚，但內心不無哀嘆之情。根據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出版的「法源寺」一書，有其全寺的鳥瞰圖畫，可以看到原來弘偉的景象。一般而言，寺廟所在之處，叢林掩映，距山門頗遠，即遙聞鳥音，天趣之中清靜一片，踏着石徑而前，可感寺院在望的心情，形神俱爽，此乃遊寺入廟必有的懷抱。由南北向的牛街或東西向的廣安門內大街走來，經過迂迴曲折的胡同，近望不見巷口，遠觀不見叢林，更談不上山門古塔的蹤影了，誰也沒想到千年古刹就在里弄之間，原來佛寺兩旁與後廣植樹木，禪房客室都已變成民居或工廠了，整座寺也就顯得侷促而失去光采。中國園林建築注重四週環境的均衡之美已一筆勾消，想到還沒把寺門佛閣拉下來，夷爲平地，可阿彌陀佛了。

中國的廟宇有其一定的建築規格，那座頗爲古樸雅緻的山門，莊嚴的暗紅門牆與同色的影壁相對，儼然透出氣派。可是，法源寺的影壁已變成前巷樓房圍牆的一部份，山門在此高樓形勢下也矮了一截。我們僅可從偏門進去，本想大刺刺的由法源寺三個金色字下、兩座石獅中間入廟禮佛去，可惜，除了碧雲寺之外，不管廣濟寺、白塔寺，我們只能從寺旁的小門出入。其理由一是寺內房屋變爲民居，山門也乾脆給堵塞了，於是只好另開偏門。反正沒幾個人來參廟，隨便開個偏門出入湊合算了。殊不知遊寺由大開正門而入，那種感受根本跟鑽小門相去何止千萬里。既入

山門，松柏高古，左鐘樓右鼓樓，東西兩偏殿，天王殿中供彌勒佛，風調雨順四大天王分立左右，轉過屏風，定是一尊韋馱站像。進第二層院落，中央有字紙爐，高階上是大雄寶殿，內供釋迦牟尼佛，和文殊、普賢二菩薩，十八羅漢分坐兩旁，轉過屏風，多添觀音菩薩。再進仍有東西二配殿，第三層院落的大殿，就如大雄寶殿位處高階之上，不過是兩層，也是藏經閣。東西兩方各有跨院爲方丈室、禪房、宿舍。法源寺的塔早毀，沒有再建。觸目可見重修的痕跡，大概沒有什麼東西仍是唐代遺物，從唐叫憫忠寺到清爲法源寺，千年來靜觀了人間無窮的變化，也受到波及，可謂久歷滄桑，諸行無常是最貼切的說法了。

我們信步入庭院，即感到一份謐靜。百年樹木配合嚴謹佈局、虛實互用的建築群，使人另見天地，忘却寺外一切不均衡的形態。若以寺內爲心，則感到求諸於內的實在。重新漆油的樑柱門戶仍存古意，不像雍和宮金碧輝煌，煥然嬌貌，失却莊嚴肅穆的氣氛。法源寺有沉潛之相，猶老衲入定，寺院如今是中國佛學院的所在地，故屢見青年出家人披袈裟而過。進天王殿，殿前雌雄巨型銅獅，與頤和園門口的相若，寺院置獸究非古物，亦非唐風。殿內彌勒一尊，每仰佛容頗有慈祥之感。四大天王與韋馱都是

銅鑄，精美奐輪。惟殿高像小，缺乏勇猛氣勢。詢之管殿老僧，謂從他廟請來，爲明代物，舊像毀於文革時期，一句答話「都全給砸了」已道盡辛酸。

大雄寶殿供如來佛，文殊、普賢菩薩侍於左右，亦爲明代雕塑，木胎貼金罩漆像，妙相莊嚴，工藝俱佳，以愚意，北京城內外各寺佛相和諧上乘者少有。背光火焰充滿動力，佛端坐靜寂，兩者強烈對比，久視之如有萬丈光芒散射過來。我合十良久，一片空靈。垂注仍遺留唐時的青石柱礎，蓮瓣作捲葉狀，如出水之貌。那些歲月痕跡，顯示了千年來無數信衆景仰的盛貌。

管殿老僧見我們仔細端詳佛像，又跟孩子耳談，老半天不去，便過來搭訕，還問孩子的名字，聲線很低，帶安徽口音，但語調安詳。他說喜歡我這孩子，低下頭不斷湊過來看着孩子，使他感到有點靦腆了。孩子曾在北京上過學，頗能說一口北京話。他對孩子說：

「才十四歲，多好的年頭，你常來嗎？明年春節來這裏看月季花，咱們種了好多月季花咧。也來看看我，一定的，你自己認得路嗎？」

我在旁聽了感到一股暖流，經過多年壓抑，佛法還在人間。海棠之外還栽滿月季花。到第三層院落的憫忠台，是一個小型文物館，展覽法源寺原存有的唐、遼、金、明、清各代石雕和碑刻。我對一尊唐代石佛坐像非常欣賞，無論面相、衣紋都處處流露盛唐造型的風格。莊嚴、凝重。從這不到五十厘米高的石佛，可以推想法源寺唐代造像一定有使人讚歎的藝術境界。

憫忠台後院、毗盧殿前置一石鉢，原爲玉鉢庵之物。這時石鉢裏長滿荷葉，僅一朵白蓮搖曳其中。曾站在北海公園欣賞一大片蓮荷，也曾在西湖斷橋給點點蓮花包圍過，往往居高臨下，如踏荷浪。而此石鉢蓮花，因須彌座高，觀賞要仰望，好像空中散下來的花雨，在我們頭上飛舞。

毗盧殿內置千佛繞毗盧像巨座，見一老僧在西隅打坐，合目不動，對來客不管，身旁擱着數本經文。我呆視他良久，心事潮湧：好夢易醒，惡夢何嘗不易消逝。誰想到今天還能見老僧在此參禪。

最後來到兩層樓，門戶關閉，此是藏經閣，我在門縫之中頗能看到裏面擺設。剛巧有人從裏頭把門打開，是個中年僧人，我向他表示想進去轉一圈，他大概見我們是外地來的，還是讓我們進去了。好一個五開間大殿，靠壁全是放在櫃中的佛像，年代久遠。但我們的視線給一個至少有十尺長的臥佛擋住了，造型跟香山臥佛寺的銅鑄臥佛相似，從損壞的地方看則是木胎紵麻罩漆像，涅槃法相有所不及。

欲登樓而不獲允，據云供奉三座觀音菩薩，只好作罷。繞廊而出，剛巧展覽房山石經的拓片，看了一遍，光是以書法藝術角度觀之，可清楚隋、唐、遼、金、元、明各代不同的風格和變遷歷程。從經文來說，對佛教文獻資料也很有價值。

離去之前到流通處轉了一下，竟有十多種金陵刻經處經書重印發行，乃選購了幾種留念。也取了法尊翻譯的「釋量論」作爲送給朋友的禮物，算得上有不少收穫了。